

食色哲学的爱情命题
素食艺术的情爱释放

珍 瘦 记

当著

·下册·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下
册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一章	引来暗情愫……………	第二二七页
第十二章	暗访寻身世……………	第二四八页
第十三章	风起云涌时……………	第二七一页
第十四章	微服下江南……………	第二九三页
第十五章	皇宫活怪人……………	第三一五页
第十六章	物是故人非……………	第三三六页
第十七章	除奸外和亲……………	第三五五页
第十八章	琴心有剑胆……………	第三七九页
第十九章	红妆也点兵……………	第四零零页
第二十章	辞番急回京……………	第四一八页
第二十一章	杀敌主江山……………	第四三七页

第十一章 引来暗情愫

灯市即将来临，宫中上下也开始悬起各色灯笼，普天同庆这入冬的头节。御膳房为应节也着手开始准备各色小点，以便灯市当晚宫中太后皇上以及娘娘和妃子们赏灯时享用。

宝华堂自也悬起花灯，是为燃灯礼佛之虔诚。这日天色尚早，婢女正打扫罢庭院，却见堂门处一袭白轻纱。婢女忙放下手中物什，往前一拜：“娘娘，给娘娘请安！娘娘这么早便起来了，天色尚早着呢，怎么不多睡一会呢？”

白纱女子面容清瘦苍白，便是如此，也是嫣然出尘。女子道：“如玉，你怎么能唤我作娘娘？我现在是戴罪之身，切不可将娘娘之名冠在我头上。”

那婢女却道：“娘娘，婢女并没有喊错。张娘娘的封号原来就是娘娘你的，是可恨的张娘娘夺了去，皇上也不问个青红皂白，便让娘娘你受尽了苦头，让娘娘住进了宝华堂，婢女实在是替娘娘抱屈。”

那女子便是杏夜，只见她面容青白，病症频仍，只叹了一口气，幽幽道：“你又知道什么呢，灯市节快到了罢？宝华堂所悬的灯笼是否太过花哨了？换了吧，这毕竟也是佛门清净之地，不比宫内。”说罢便转身缓步而去。

那婢女却是好不气馁，喃喃：“换成个普通灯笼，这哪里像是过节，倒是吊丧似的。”话虽这般说着，便是唤来随贵人前来的宫中太监，将那花灯换下。

杏夜此生，青灯佛前，捧一卷经书诵读。木鱼声声，如同时间的木屐踩在身上的声响。年华尚妍，却已老入骨髓，一头青丝将慢慢在佛堂里熬成银发千丈。一念至此，杏夜心如刀绞。那个俊雅的人儿呢？今在何处？

皇宫御花园处，他双手相执曾教清商徐引，琴铮处竟让那华清池的天鹅翩翩起舞。他也曾豪迈壮烈，将兵法之书念与自己。只是这一切，在天威盛怒之下终成破碎的镜花水月。他是当今的太子，而自己，则是他父皇的一名妃子。违背纲伦、离经叛道，如此大孽不道之罪便将两人生生分拆。他曾由街市买来可口的小点，在床榻间喂她，一口一口，只说这是全天下唯独一家的斋品小点。如此美味可口，离了他，所有珍馐也便嚼之如蜡。

经中述尽人间七苦，有哪一条可令人解脱苦海直赴极乐？而哪一条都不曾令她解脱，佛堂静寂只令人心念成灰。她抬眼一望那高高在上的诸佛，它们只是微闭双目，面含微笑，对这个小女子的心愿无从得知。



正敲木鱼默诵佛经，却只听得一声簌簌之音，不由抬眼，却见一双皂靴官鞋立于面前。杏夜无来由得一惊，手中的经诗掉落在地。忙跪拜道：“杏夜知罪，请皇上饶恕了杏夜吧！”

来人却悠然笑道：“杏夜贵人不必如何慌张。皇上，他是不会来这儿的。”

皇上他是不会来这儿的！是啊，他盛怒的双目直欲将戴罪的她灼穿而死，又怎会来这佛堂之地看她？

来人又笑道：“只是，皇上命我带了一则口谕给杏夜贵人。”

杏夜跪道：“罪妾谨听皇上圣言。”

来人道：“皇上说，太后即日会前往宝华堂来焚香诵经，杏夜在此甚不合适。皇上让杏夜贵人接圣喻后立即出宫。”那人说罢，顿了顿又道：“杏夜贵人，皇宫之外，是天高任鸟飞呀。皇上不再追究此事，只是命你离开，永生不得再踏入京城一步。这已是皇恩浩荡了。”

杏夜如闻晴天霹雳，明明是意料之中的事。不杀，已是皇恩浩荡。而逐出宫门，却比打入冷宫更加残酷，她哪还有有脸面再回娘家府中过活？这实则无异于赐死。

杏夜颤抖双肩，跪拜道：“谢皇上恩典……”已再无泪可哭。她怔怔着跌坐在地，又怔怔着望向佛堂金身像。杏夜笑道：“你道你是普度众生，那你便将我的苦也收回去罢！”

婢女一面拭着眼泪，一面跨进佛堂，道：“娘娘，你去哪里奴婢便去哪里，奴婢决不离开娘娘半步！”

杏夜半晌无声，此时幽然一叹，笑道：“如玉，你随我这数年，可都吃了苦了。我不得宠，如今落得这个地步，却连着你也一道受罪。如今我要逐出宫门，你……你还是留下罢，追随了哪位娘娘都比我好……”

婢女却哭哭啼啼，道：“娘娘，你待如玉情同姐妹，如玉岂有丢下你之理，如玉愿永远追随娘娘。”

杏夜回过头来，此刻更见瘦减清容，却是两眼清澈，虽戚戚如伤，却并不曾流泪不已。婢女不禁微微一怔。杏夜握住婢女双手，道：“如玉，我哪也不走，我离开了皇宫已无路可去。”

婢女心下一诧，道：“可是娘娘，皇上已经下了口谕……”

杏夜一笑，那笑如若跌落枝头的桃杏之色，却比那桃杏更胜了几分，她笑道：“你出去罢，好好收拾一番。指不定明日你便去了哪个娘娘的宫里呢。”

婢女正欲辨言，却见杏夜已面带倦容，只得退了出去。

这一夜，梵音轻渡，禅香缭绕。

杏夜打开卧房花窗，遥见御殿之上华灯冉冉，箫笙不绝，必然是美酒佳人宵乐



之会，那彻夜的翩跹舞姿，皇室中不尽的荣华，却也同样是不尽的腥风血雨，她忽地无比安宁静默，此刻如若恒永，能得夜夜在此看他歌舞升平，谁又道不是一消此生之恨？

婢女正守在宝华堂堂门处，却远远见一个宫人疾步而来，宫人走近，问道：“小婢女，杏夜贵人走了吗？”

婢女白他一眼，道：“请你回禀皇上，杏夜娘娘说她不愿离开，如玉追随娘娘，娘娘在哪如玉便去哪。”

宫人却恼恨地跺脚，道：“这可由不得杏夜贵人说怎么样便怎么样，皇上下的谕旨，她敢违抗不成？你这小婢女，与你家主子可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皇上的话你们胆敢当作儿戏？！”

婢女一回身，哼哼地上得楼去寻杏夜。拍了拍门，却见门并未关紧，这一打开，婢女不由得双目瞪大。

灯市正式开始，各等奇彩花灯通宵达旦绽放异彩。街坊酒楼茶肆也一并迎来送往，人群好不熙熙攘攘，护城河边也围满了人群。人们在河中放着各式莲花灯、船灯，整条护城河如同河水流光，好不谄目。而灯市中出售的各式花灯也令人眼花缭乱，这般盛世之景，便连着宫中也上下喜庆。

宫中花园处处悬挂花灯，皇上与太后、娘娘、妃子等一并游园观赏。太后虽凤体欠安，却也被此景有所感染，笑得合不拢嘴。宝爷见太后有了乏意，便道：“太后，如今夜凉露重，您身体尚且欠安，不如就地设宴，让宫女歌舞一番，而后再回宫中歇息，您看如何？”

太后自是欢喜不已了道：“好好，就依哀家的孙儿说的办，还是宝熙知道疼惜哀家！”说罢，祖孙两人便坐在御花园一处，又见皇上与娘娘等人已走远，便让宫人交代了就地设宴。宫人奉上数十道小点，太后举目望去，道：“那新进御膳房的小官可做的哪一样斋品，拿上来尝尝。”

宝熙忙将斋品奉至太后面道。太后也不急用，笑道：“宝熙，你看这太平盛世，大好的江山，都是你父皇的功劳呢。你现在便应处处学着如何把持朝政，有朝一日你登基做了皇上，这天下便是你的天下。你需要拿出十二分精神治理好国家呀！”

宝熙作揖道：“太后所训极是，宝熙定将祖母之训铭记在心！”

太后甚是欢喜，又道：“宝熙，你且看今夜花灯如此繁华璀璨，你可有相应的对子？不妨说出来助助兴？”

宝熙却笑道：“宝熙却想起一首前人的句子，‘珠络流苏照宝灯，星球佳制出时兴。游人齐集琉璃厂，巧样争夸见未曾。’却是说这灯市的万般繁华、人间胜景！”



太后笑道：“宝熙，哀家还不知道你么。你自幼喜习武艺，却不爱诗文，这如何能成，将来一国之君，不但武能胜人，文也不在话下，这才是挑起国家大梁的人才呢！”

宝熙忙将一碟小点心奉至太后跟前，道：“太后，宝熙一定铭记！”太后十分欣赏地点头。这个宝熙是孙儿中最年长的，其他皇孙尚幼小。若说文治武功，这宝熙才胜出皇弟无数。继承父位，他自是当仁不让。

太后将那小点吃罢一口，道：“哀家近日总觉不适，再是美味吃来也不过如此。”

宝熙见时机已到，便问道：“太后，可记得上次太后大寿之时吃的金蟾祝寿那道美味么？”

太后喜形于色，笑道：“哀家正要问你呢，你是去那京城中的素菜门所订的斋品吧？确实非比寻常！便是哀家的御膳房也都逊色他几分，着实了得！”

宝熙忙道：“太后也吃着素菜门的小点好吃？只可惜……以后怕是吃不上了罢！”

太后惊奇万分了道：“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爱吃便让素菜门做了送进宫中来。若你真心喜欢，便让素菜门的厨子进宫中来，这每日还少得了你的？”

宝熙却突地跪下拜道：“太后，你有所不知，这素菜门的当家虽则手艺天下无敌，但她却死有余辜，死不足惜，所以……以后怕是吃不着这样极品的斋点了！”

太后笑道：“宝熙，你可糊涂了。前些日子哀家搜罗了天下大厨来，便是为此，那韦相子做得确也非同寻常，日后你若吃什么，让那韦相子与你做来便是了！”

宝熙却道：“太后有所不知，即便是这韦相子，做出的美食也不及我所说的这人做得好呀！可惜了……”

太后顿感惊奇，道：“虽则那金蟾祝寿确实难寻此味，却不知此人如此厉害？你且说说此人，让哀家也解解兴头。”

宝熙想了想，若此时和盘托出，只怕太后的面子上下不了台，而此事若拖下去，只怕那念慈多一日危险，天牢之地便是七尺男子也难以忍受其恶劣，莫不说是一个娇姐儿。宝熙心下定了定，却道：“太后，说起她，宝熙便想起一则民间故事来，说来却好不有趣，却与她十分相似，太后请听我一一道来。”

“古时有个女子名唤冯素珍，夫婿上京赶考途中遭人陷害，落了大狱。冯素珍救夫心切，便假扮男装，替夫上京赶考。此女才气过人，哪知顶替夫君之名一考便中了状元，成了名符其实的假状元。”

太后笑道：“此女其行可嘉！才与勇俱备，不似个平常的小女子！”

宝熙继续道来：“而糟糕的是，这个状元却被当朝公主所相中，便由朝中大臣做媒，让他们结成了夫妻。冯素珍为怕连累夫君，又怕夫君罪名未得以昭清已遭来



杀头之罪，便在当下犹豫不决。洞房花烛夜，那公主见冯素珍迟迟不肯就寝，便生了疑心。此时冯素珍才将前后事因和盘托出，那公主气极之后却为她一腔真情所感动，便帮她在皇上面前脱了罪，为她救出了身陷牢狱的夫君。”

太后频频点头笑道：“难得如此情真意切的性情女子，那……那公主婚事……”

宝熙笑道：“太后也认为此女子不无过错？”

太后叹气道：“此女才情、勇气皆是可嘉，只是错在隐瞒身份。与那公主成亲，这不是祸害公主终生么？”

宝熙忙道：“恰是冯素珍的哥哥在朝中当官，与公主结了良缘。此事被传为了佳话，民间都颂扬皇帝圣明，不但不追究冯素珍之罪，还为她与她夫君正名，替他们铲除了人间之恶。”

太后笑道：“嗯！这便是为民的皇帝。孙儿，这般的皇帝不计自己尊严，为民做主，才是你以后应学之道！”

宝熙此时复又拜道：“今日宝熙也为这严辞请命，请太后为她做主，以免除她隐瞒身份之罪！”

太后听罢，立时脸色阴沉，道：“宝熙，你说了这么多，便是为了此人而来？”

宝熙道：“太后，因我便是知情者，才敢替她说情。太后方才不是说这样的皇帝才是真正的为民做主么？而太后不正也是希望孙儿成为这样的皇帝么？”

太后无法，只得道：“既然你都站出来与她说情，那么你说说她是怎么一回事吧！”

宝熙忙道：“谢太后！”宝熙便将念慈女扮男装来到京都之事前前后后说个仔细，又将她替极品斋容老和为凉州百姓讨取赈灾粮款一案立下汗马功劳说与太后，那太后听罢，面色和缓，不由得挥手，道：“宝熙，若按你所说，此女子便果真与那冯素珍可相提并论，只是……你想让哀家如何处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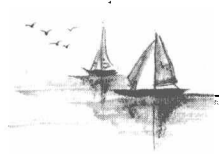
宝熙道：“恕宝熙斗胆，请太后将那严辞放了罢！这严辞说什么也是佛家之人，如何能将她杀头，岂不是折煞了太后的福德？”

太后点点头，道：“此事便交与你处置罢，哀家老了，让你们年轻人去折腾去罢了！”

宝熙忙跪拜道：“多谢太后成全！”

太后只觉身子疲乏，却又兴犹未尽，便道：“宝熙，扶哀家前往宝华堂一拜诸佛，这般节庆之日，也自当贡奉神明，祈求天下盛世年年如此。”

宝熙听得宝华堂，忽地心中一震，只得起身来扶起太后，让众宫女前头提灯开路，一行十数人便缓缓往那宝华堂前去。



宝熙却两脚如灌重铅，只觉迈不动脚。那雅清殿只寥寥数盏花灯，越发显得孤冷偏僻。太后叹气道：“若这后宫平静和睦，这雅清殿哀家倒是情愿拆了罢了，免得如此搁冷了心。”

宝熙却说不出一句，这雅清殿，便也是她此生的归宿了罢！

雅清殿中的妃子听闻太后与皇子宝熙经殿前过，忙不迭地早早跪在殿前候着，远远见了一行灯火前来，便拜道：“太后千岁！千千岁！”

太后本无意与她们交谈相见，只一看那冷宫中的妃子如今早已失了颜色，如若枯萎的残花，怜悯之心顿生，道：“起来罢，灯市如此热闹，这雅清殿却凄清无比。可怜呀，来呀，赏赐雅清殿中各位妃子、宫女一些精食和银钱，大家一道欢喜过节！”

众人听罢，又纷纷跪拜大谢太后恩泽。

宝熙心中感念复杂，眼见这些妃子宫女，心中隐隐作痛，只欲离开那伤心之地，便扶着太后道：“太后，此时夜深，太后还是回宫歇息罢！”

太后却道：“你可知道哀家为什么要带你上这里来？哀家知道你不想来此，而哀家却是要提醒你。因为你，皇上与那杏妃夫妻反目，你呀你！太不懂事了！宫中多少宫女，朝中多少大臣有待字闺中的女儿。你偏不要，却与杏妃如此违背纲伦理教！哀家知道你已知错，只是今日皇上不忍降罪于你，并不等于你没有罪，哀家要你谨记！”

太后话音刚落，却听得宝华堂传来一阵喧哗之声，太后宝熙举目循声而望，似有人大声放哭，有宫人忙前来禀报，道是宝华堂出了事。

那宫人见惊驾了太后，忙道：“太后，如此盛典，太后还是先行回宫。这里交由奴才上报总管太监处置，太后切勿因此惊驾了，奴才担当不起！”

太后手持龙头杖，只见她一戳那龙头杖，喝问道：“出了什么事不可让哀家知道的？还想掩饰过去么？”说罢见众人都跪地不敢言语半句，便问刚才那来报告的宫人，道：“这宝华堂不是杏妃在此思过吗？这杏妃闹出了什么动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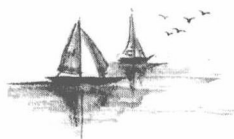
一旁的宝熙两手紧拽握成拳，紧紧盯着那宫人，只见那宫人道：“正是杏夜贵人……她……她……”

“她怎么了？！你倒是快说呀！”宝熙急不可耐地上前拽了宫人的前襟喝问道。

宫人结结巴巴了道：“杏夜贵人她……用白绫悬梁了……”

宝熙一下子瘫软在地。太后见状，莫不痛心疾问道：“好端端地怎么悬了梁了？”

宫人支吾了道：“听杏妃的婢女道是皇上下了一道口谕，让杏妃即刻出了皇宫，永世不得踏入京城半步，所以这杏妃一时想不开便寻了短见。”



太后叹息道：“让她思过，便是思过出这么一出来了！既然皇上已容不下她，让她走也是给她一条生路，她去硬往死路寻去！哀家方才还替她怜着惜着，可见，也是怜错了人，用错了情，快命太监总管将这宝华堂清理干净。那杏妃……便按宫阶的排分下葬罢了，这么好端端的灯市节，净给这些事儿给搅混了！宝熙，你扶哀家回和禧殿去，哀家这才这一出殿，便折腾出这么多事儿来……”

宫人忙跌跌撞撞地去了，而宝熙却听得太后的声音如若天外传来那般飘渺，太后见宝熙神色有异，忙道：“宝熙，宝熙，杏妃一死也算是替皇家做了一件好事，起码大家眼前落得干净，你父皇与你之间再没有她碍着，这时日一过，你父皇一样疼你如昔！”

宝熙却已是五雷轰顶，任太后哪般说来均是字字句句如刀扎在心头肉尖，他苦涩逼出一笑：“他……是非整死她不甘心的！不！他也要整死我我才甘心！”

太后听罢，只觉一悚，眼前少年已非昨日那个调皮的皇孙。眼前的宝熙却是双眼怒火熊熊，虽则面如冠玉，却如被仇恨烧得一碰即碎的琉璃，只恨不得将全身力气皆发散出来才是解脱。太后忙道：“宝熙！不许你如此胡说！他怎么也是你的父皇！他怎会有害你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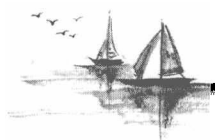
宝熙地仰天大笑：“他若不害我，又怎么会让杏夜寻了死路，只有逼死了她，见我活得没个人样，他这样才开心！他这样才开心啊！”

“啪！”太后一挥手，一记热辣的巴掌落在宝熙脸上。

宝熙一怔，太后只是恨铁不成钢，道：“宝熙！你糊涂呀！我看你也要进这宝华堂去好好思过了！太过分了！”说罢便拐着龙头杖由宫女扶持而去。

宝熙跌坐在地，这冷硬的脚下青白玉砖，竟如此冰冷，冻得宝熙簌簌而抖。便是这玉砖，她也曾亲脚踩在上面。而通往前方的竟是无可回顾之路。犹记得，她怯怯地藏身在那他称作父皇之人的身后，一袭洁白轻纱，如若天人降临。他当下怔忡，神魂出了窍，而当时他还是年方十七的阳刚男儿，当下只觉九天倾下银河，直浇了他一身星光。自始，她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他都留心记取。而十七岁男儿如若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这浅颦嫣笑，他不愿再躲藏着去后宫偷见她一面，他起誓要娶她，两情相悦，再无法顾忌家法伦理，直至宫中流言沸沸扬扬。等到事情败露，父皇气急败坏地赶到后宫，看到他与她啾啾软语，便龙颜大怒，将她遣往了宝华堂思过忏悔，而他则被禁锢于寝宫不得私出半步。

即使时过境迁，父皇还是不肯放过她，让她声名狼藉，再无自由之身，如今又将她逼死。宝熙经过这些年，才算是冷静下来，而今晚却声闻她悬梁，十七岁那时的方刚血气又重现眼前。他只愿他才是那天下万人瞩目的皇帝，他才敢爱她娶她，而并非如现在这般，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束手无策！



灯市如此喧嚣热闹，而这偏远正宫的冷宫这方，宝熙一抬头，只见头顶原本黑的夜，却是满天红彤彤地艳霞之色。

杏妃突死，宫中免不了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宝熙再不愿在宫中多呆一刻，便往那天牢里去。

念慈牢中无事，便静静打坐，一时间神魂入了仙境般，只觉被一股真气携身而行。说来也奇，这般一打坐，腹中再无饥肠饥肠辘辘之感，而且体力充盈，丝毫未觉牢狱之苦。这日正值打坐之时，却见狱卒领了一个宫人前来。狱卒打开牢门，道：“严辞，你小子交上好运了，快出来吧！”

念慈问道：“出来？去哪？”

那宫人笑道：“是当今太子特来赦免你的罪责，你便随我来。”念慈听得半信半疑，只得起了身与那宫人出了天牢。一出了牢外，日光大刺双眼，念慈以手遮额，又觉日光中有一人正定定看住自己，待细看，正是宝爷。而那宫人却说是太子相救，那么这太子便是宝爷么？

宝爷见念慈虽则衣裳破烂，精神却好不爽利，便对念慈道：“太后赦免你无罪，你先与我回宫换了衣裳再回罢。”

念慈却见这宝爷一贯的清冷面容，虽则这般冷面，却也道不尽的玉冠风流模样。念慈忙不作他想，跪拜道：“多谢太子相救！不想昔日宝爷便是太子，严辞却一直……”

宝熙却轻笑，道：“你别再装是男子身了，天下何人不知你现在是女子身份呢？”

念慈抬眼迎上他一双墨玉般的双瞳，忽地心中一震，宝熙扶起念慈，道：“太后已恕了你的罪，你也便不需再做男装扮相了。先与我回殿上换回干净衣裳再议他事罢。”

念慈垂目，也见自己一身恶臭不堪，囚衣也破破烂烂，只得先与这宝爷回了宫换衣裳。

这皇宫宫阙果然是九转十八弯，若非是宝爷安排的轿子，念慈必在这花园、行廊与宫殿之间迷失方向。这是天上人间的诗轩画阁，是瑶池中的假山湖池，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宫人与侍女皆是秀丽的模样。念慈一时恍惚如置身芙蓉云上，竟似梦境般毫不真实。

轿子终在宝熙的殿前停下。念慈下得轿来，只见此宫殿鼎铛玉石，金块珠砾，自是一番金碧耀眼。

宝熙下轿道：“待会宫女会侍候你洗漱换衣。换好衣物，我便将你送出宫去。”念慈福了福，便有一位粉黛的宫女步前，搀扶了念慈进去。



沐浴竟是一池暖泉，念慈不由一怔，这般情形，竟如同上次与小侯爷在山洞中一般。宫女在池水中撒满花瓣，清碧的泉水荡漾起各色花瓣。一位宫女上前轻声道：“姑娘，这是沐浴之用的皂，甚是好用呢！”

念慈见那宫女好不乖巧，便笑问：“倒是不知道宫中所用如此精致，便是沐浴也有皂，这皂怕是哪国进贡而来的吧？”

宫女笑道：“正是呢，是月氏国进贡的。姑娘，待你洗好，便穿这件衣裳吧？”说罢，便抖了一抖那身轻羽银狐云裳，念慈不禁伸手触摸那羽裳，却觉手中轻若无物。那宫女见念慈好不目惊口呆，掩嘴轻笑道：“姑娘，这是原本杏妃娘娘的衣裳，如今她已……你便凑合穿着出宫，待出了宫，便换了去吧。”

念慈见这宫女如同邻家小妹般，又问道：“好精致的衣裳。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宫女笑道：“你叫我诗碧吧。我是太子寝殿的宫女，专门侍候太子殿下饮食起居。”

诗碧，却也好不小家碧玉的味道。诗碧一试水温，道：“这水温恰好了，姑娘你快洗吧！”说罢便动手替念慈脱那身囚衣。

念慈甚不习惯，蹉跎半晌。诗碧见状，轻笑道：“姑娘若不爱有人在一边侍候，那诗碧便守在这沐泉口。你若有什么，便喊我一声，诗碧便才进来。”

念慈忙道：“这样甚好，这样甚好！”

待诗碧一走，念慈才敢脱去衣服，一步步走向那温暖的沐泉池中。温润蒸腾的水汽缭绕中，念慈洗去一切尘埃烦琐纷乱头绪，渐渐梳理思绪，便想这一出宫需寻上那小侯爷，韦相子如今出狱，又得了势，素菜门必定又重落入他手，而容芷儿现今必在小侯爷府上，小侯爷不会见死不救，容芷儿有了去处，念慈对她大可安下心。只是静安寺的那地皮一事仍是心头之结，一日不解一日难安。半年为期，所余日子已经不多。

那清水因有花瓣，温暖之中更有一丝清甜之味袭来。念慈将那皂敷在身上，经水冲抚却是一身泡泡，好不有趣。念慈突地转念一想，若将这清甜之味的花瓣熬了汁加入这皂中，岂不是更两全其美？

待终于洗罢，由池中出来，拭干发上、身上的水滴，念慈便将那件轻羽银狐云裳取来穿在身上。只见那羽裳襟前织有飘带所镶的珍珠一圈，水袖一展，如张开的羽翼，轻飘中似胴体若隐若现。此裳轻软而暖，这般衣物，必是矜贵无双。而此刻晚秋之时，此衣如此轻飘却丝毫不见寒意，足可见其衣料稀世罕有。念慈正摆弄那羽裳飘带，诗碧进了来，而眼前的人物将她诧得惊艳顿立，只见香雾空蒙中，美人身披云裘，宛若翩跹惊鸿，那般的幽娴淡雅，杏脸桃腮，未施半点胭脂，却已殊绝。



宫中粉黛三千。

诗碧怔愣着直盯住念慈，念慈见她如此憨态，不由轻笑：“诗碧，这里又没有美男子，何以目瞪口呆？！”

诗碧喘过气来，道：“便是杏妃娘娘穿起这件御赐的羽裳，也没有姑娘你穿得这般……”

念慈问道：“我穿得这般如何？”

诗碧道：“美丽无双……”

念慈扑地笑出声来：“诗碧莫非是与太子学的这副油腔滑调？”

诗碧忽地想起宝爷所交代之事，又道：“姑娘，宝爷让你吃过一顿饭食再走。你现在必是饿了罢？”

念慈这才觉得腹中早已唱响空城计，便道：“宫中御食，想不到我念慈还有吃着的一天呢。”

诗碧笑道：“姑娘，你叫念慈？你若是喜欢吃，大可让宝爷时常带你入宫来吃呀。反正宫中的御食吃不完，都是倒掉，岂不浪费可惜？”

念慈听罢，甚是痛心，道：“若是宫中的这些吃不完的东西可分发给凉州灾民，也怕是可救活不少濒临饿死的灾民了。”

两人正说着话，宝熙进了殿中来，却见诗碧与杏妃正说话，当下惊愕无比，这杏妃不是已香消玉殒的么？再细看，此女子却更胜了杏妃几分颜色。娇魂玉骨，轻袅的身段，倾于背部的一头青丝如若黑缎般光亮柔滑，那白鲜鲜的脸蛋与玉颈，却衬得黑玉般的双眸彩光四溢，两片桃红鲜润的樱唇正轻喃着说着什么。这般的仙人，应是蓬莱雾岛的凌波仙子才有如此绮貌，而她身着杏妃生前御赐羽裳，天下唯此一件的羽裳，那么此人又是……

念慈见诗碧取来的食盒中，一碟是拖煎的阿满子，再有便是蛤蜊面和热烫温和的大辣酥。不由馋虫大动，便拉了诗碧一同进食。还未待诗碧坐定，却见门口处站着的一声不响的太子殿下，又见他直盯住念慈，唯恐是杏妃的那件衣物触怒了他。诗碧忙放了手中筷子，疾步向宝熙走去，直到跟前便跪下拜道：“宝爷，诗碧见姑娘并没有衣服换，所以……所以就取了杏妃娘娘的……”

念慈见宝熙目光定定落在自己身上，不由步前微微一福，道：“多谢宝爷出手相助，念慈感恩不尽。”

宝熙见她颜若韶华，面如玉雕，却比那柔情绰态的杏妃多了些英气。如此的玉软花柔，却又不失英姿灵俊。宝熙这一看，竟生生地怔愣了过去。如若重活的杏妃玉立在前，不不，便是那杏妃也稍逊了她几分，而这件羽裳，便是那天宫嫦娥也穿不出的仙姿吧？



宝熙见念慈换成了红装，一时竟看得痴迷过去。念慈只一时找不到什么好词儿将这尴尬场面打破，那淘气的诗碧却一旁看着偷笑。

念慈情急之下忙道：“宝爷原来竟是皇宫里的太子殿下，此前请恕民女无礼相待，多有冒犯之处还望宝爷大人不计小人过。”

宝熙回过神，淡淡一笑，敛回神思，才惊觉这世上除了杏妃以外，竟还有一个女子可让自己神魂出窍。只是多年了，对杏妃之情已深扎入骨，便是她死，来来去去皆如风便抓不住，而眼前这女子却是无比真实，亭亭玉立面前，宝熙竟一恍以为是杏妃。他笑道：“何来冒犯？你好好吃罢，吃完了我亲自送你出宫。”

念慈惊讶道：“如何使得，念慈自行出宫便是了，如何能劳太子殿下送民女出宫呢？！”

一旁的诗碧笑道：“念慈姑娘，这宫里进一个人出一个人都得经过侍卫盘查细问哪。你若没有宝爷送出宫去，先别说是出不了宫门，便是这么大的行宫，你都已经迷了路了！”

念慈听罢，恍然一笑，诗碧所言即是。这般大的行宫，来的时候已经如走迷宫般，如没有人领路，还真的难以出去呢。

诗碧见宝爷并不曾将杏妃衣裳一事惦记心上，便拉了念慈去吃东西。正吃着欢，忽闻殿前太监尖声道：“太后驾到！”

一旁坐的宝熙忙起身道：“念慈姑娘，你先行回避吧。虽则太后已免了你的罪，而你身在我宫中确也有不便之处。”说罢忙让诗碧带了念慈避入帘帐内。

太后宫女一行数人来到殿前，听得宝熙跪拜道：“太后千岁！千千岁！”

太后声线慈祥，看来宝熙甚得太后疼爱。太后笑道：“熙儿，哀家如今可有天大的喜讯的要告诉你呢！快快来与哀家坐着一道，哀家要与你细细说来！”

宝熙见太后难得高兴，也便顺着她意扶她坐在竹榻上。而太后却见案头放着漆红锦绣食盒，食物已动，不禁好奇问道：“宝熙竟也吃起御膳房的小点心来了？”

宝熙一怔，方才让念慈避得太急，这食盒却不曾想到及时收走，不由一怔。而帘帐后的诗碧也是吓得簌簌而抖，自己太大意了！若让太后得知有陌生女子在太子殿中，岂不是惹来横祸？

宝熙定了定神色，道：“昨儿太后说御膳房的韦相子是太后新近所招的厨子，熙儿有心想试试他手艺，便叫他做了一分来尝尝，果然不同凡响。”

太后展颜一笑，道：“这人手艺确也不错，哀家总不想进食，自吃上他的饭菜，胃口算是有了些。不过，仍旧是厌厌的，提不起精神来。唉，怕是人老了，饭也是吃不动了。”



宝熙笑道：“太后万寿无疆呢！怎么会老得吃不动饭了呢？”

太后道：“你们这些小子们，都爱说好话，以为哀家好哄呢！哎，对了，熙儿近日所提的那严辞，如今已放出来了罢？若有机会，真还想尝尝她的金蟾，做得真是好。”

宝熙道：“太后若想吃，也大可让她呆在宫中，专门侍候太后，给太后做点心吃。”

念慈听罢，不由暗道，这宝爷却是乱作主张！宫里哪是她愿呆的地方，况且素菜门与静安寺之事仍是眼前待解的结呢。

那太后却呵呵笑道：“那是女子。若是男子，当日哀家早便留她在宫里头了。都道素菜门的斋品天下无双，那女子的手艺想必不在韦相子的话下！”

宝熙道：“正是呢。太后，熙儿也常往素菜门寻新出品的斋点，往后太后若想吃，熙儿给您带回来便成了。”

太后笑逐颜开，又忽地如想起什么，急道：“可让你给岔的，哀家来这里可是办正事来了，险些给忘了。你父皇朝中的一品大员，张意士张大人，可还记得吧。”

宝熙并不知其意，只得如实道来：“张意士张大人，自然知道。他是我朝元老，辅佐先皇至今，其心至诚至忠，是难得国之良材，为父皇一直重用。”

太后点头笑道：“便是他了，他府中竟有一个未嫁的女儿，芳龄二九，正适与你配成一对。哀家都与你一一打听过了，张意士这小女，女红针织、诗词绘画、棋艺弹琴，无一不晓，是难得的人才，况且据说此女长得花容月貌……”

太后这一番话自是让宝熙明白了太后的来意，不由越听脸色越沉，太后见这宝熙神情不悦，便住了口，问道：“怎么，宝熙？你不愿意？”

宝熙并不作答，只是阴沉了面容，以沉默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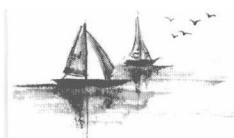
太后脸上的笑意也收起来，神情莫不戚戚，叹道：“宝熙，生在皇家，便是含了金钥，一辈子荣华富贵，应有尽有。唯独一样却没有，那便是选择的自由！你懂吗？”

宝熙一咬牙，牙痕雪白，印在唇中成了月牙之痕。

太后趁热打铁，继续狠声了道：“熙儿，杏妃之死便是你们破坏皇宫规则的下场，你还要害死其他人吗？”

太后这一言如若重锤，生生锤在宝熙心头。宝熙只听得心中如若万千碎瓦由九天破落，散作天花。

太后缓缓声，立起身，掸了掸那裙裳，道：“熙儿，哀家也不逼你，你先自己好好想想罢！想通了最好，若想不通，只怕……”她长叹一声：“只怕皇宫中仍是人事不宁，还需逼出几条人命哪！”说罢，便步了出去。宫女忙扶搀跟随而去。



宝熙仍跪在地上，一动不动，此时已如化石般无知无觉。方才太后所言，如是云外之音遥遥传来，却又如此生狼凶猛，直击得他粉身碎骨。原以为杏妃一死，此事也怕是告一段落。哪知，这才是开始！刚刚开始！

念慈正在心中诧异方才太后所说的杏妃，她与这太子宝熙又有什么纠缠不成？只是也来不及想太多，便与诗碧从帐帘后出得去，只见那宝熙仍跪在榻前一动不动，诗碧忙上前将他扶起道：“太子殿下，你怎么了？”

宝熙扶起坐在榻间，以手扶额，一时竟笑起来。念慈细辨了去，他竟是含泪而笑，那笑分明苦涩难当。

宝熙含泪而笑，笑意甚是凄凉。念慈听出几分意思，便是这宝熙与所爱之人无法在一起，又是“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一对。想来这皇宫虽则金碧辉煌，却毫无自由，如同金色鸟笼令人窒息难耐。这样一想，便同情这宝熙际遇。只见他如此琼玉明艳之人，却也有难抵命运之时，一时想来也不由得感慨万千。

宝熙恍恍中抬眼，见到眼前的念慈，甚是悲情的一叹。宝熙清冷的面容轻笑，问道：“你叹什么气？”

念慈道：“相见时难别亦难，宝爷又何必执妄？”

宝熙立身道：“走吧，我送你出宫！”便大步流星步出殿外，念慈忙跟上，刚刚坐进轿中，忽又闻得太监喊道：“太后驾到！”

念慈一下子慌了神，这是下轿还是不下的好？若下得轿去便让太后质疑，一个民间女子如何在太子殿中？而若不下轿岂不是落个大不敬之罪？正当念慈迟疑中，听得宝熙已跪在地下道：“太后千岁！千千岁！”

那太后见宝熙正欲外出的模样，又见殿下停着两顶轿子，问道：“熙儿，你这是往哪里去？”

宝熙支吾着不知如何作答。念慈一咬牙，暗道切勿因此拖累了宝爷才好。他也是好心将自己救出，若因自己再累及他，那便是万万不愿的。这样一想便下了轿来，福了福身子，又跪拜道：“民女念慈参见太后，太后千岁！千千岁！”

太后正狐疑间，却见另一顶轿子下来一名女子，只见得她体态嫣然，袅娜有致，又穿了一件云霓羽裳，如若天女下凡的模样，只是这一个民间女子竟如何出现在太子殿中？方才明明并不曾见到！

太后冷眼看了看念慈，问道：“你便是那个女扮男装的严辞？哀家已免去你的罪，怎么这会竟在太子殿中？”

宝熙忙道：“是宝熙让她……让她来殿中，叫她留在宫中为太后做出上好斋。



品。太后不是说寿宴中金蟾深得人心么？宝熙见太后如此喜爱，且太后诞辰也是不久之事，所以宝熙便命她再做出最好的斋品，到时宝熙再献给太后！”宝爷也是信口拈来，无论如何，先度过眼前这关为上策。

念慈听罢，不由得抬眼看看那太后。太后威严的面色稍稍和缓，想必听得宝熙这一言心中甚是松动。念慈忙趁热打铁，道：“启禀太后，太子殿下下一番美意，民女却想，因民女触怒了太后在先，所以未敢答应，只怕民女假冒男子身份一事在皇宫影响甚大，所以民女不敢答应了太子殿下，太子殿下这才说是要送民女出宫。”

太后此时才面露笑意，道：“难得宝熙如此孝心，哀家知道，熙儿是皇孙中最得我心的一个，不过……”太后打量起念慈，却见她出落得沉鱼落雁之姿，心下也喜不自禁。这样国色天姿的女子便是太后见了也深为喜欢，又道：“不过，虽你一介民女之身，唐突入宫，没甚名目，确实怕人说三道四，如若哀家亲自点名让你来宫中料理斋点，也可封了那些小人的嘴巴。那便这样罢，念慈，你即日起便留在宫里。难得你手艺出众，便是为后宫时常做出上佳的斋品来与娘娘嫔妃们尝尝，也不是件坏事。”

念慈这一听，好不踌躇，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本想蒙混过太后的质问，哪知阴差阳错，太后竟亲自钦命自己进宫来。这一进宫，那素菜门与静安寺之事便难以抽身解决。

宝熙见念慈并不谢恩，急扯了扯她衣裳，低声道：“快谢恩呀！”

太后直盯着两人看，宝熙忙道：“念慈初次入宫，并不懂宫中规矩。且一入宫便见到太后凤颜，实在是受惊不小，太后请宽谅她罢！”

太后一笑，道：“念慈，哀家看你气质超群，应不属无礼之辈。只念你初次入宫，不懂宫中规矩，也便不说你什么了。你需好好长进才是。”说罢，便扬袂缓身而去。

宝熙扶起念慈，急道：“这下可走不成了。太后下了命，你便是走，也走不成了！”

念慈也甚是愁眉不展：“这可如何使得？我答应了老者，为他清理素菜门，且静安寺地皮一事，我还未……唉！现在却又横生枝节！”

宝熙道：“既然如此，你将素菜门与静安寺之事交给我罢，由我出面，奈何那韦相子也不敢如何。”

念慈抬眼望向宝熙：“你贵为皇宫太子，却为我……”

宝熙却并无半点皇家子弟的架势，笑道：“若非让你来宫里，你已经回去了。”

念慈暗道这宝熙却也是心地良善之人，眼下也只得如此了。是夜，念慈便留在宫里，与诗碧同眠一床，两人初见便相交甚好，这一来，便更加如姐妹般。

而宝熙却惊觉自杏妃香消玉殒，自己还是头一遭如此心花渐开，是这念慈的原

